



詩

十一卷一
十一卷二

大雅

文五
什

服部文庫
117
166
20



117
166
20



毛詩註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大雅

文王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三

毛詩大雅

陸曰自此以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據盛隆之時

而推序天命計述祖考之美皆國之大事故為正大雅焉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之大雅下武至

是武王之大雅而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

毛詩疏

卷十六之一

及古曷

注軍乘或疑車乘訛
擬上注知之

法

立周邦。而王疏文王七章章八句。○文王至作
 王能受天之命而造立周邦。故作此文王之詩以
 歌述其事也。上文王篇名之日。下文王指而說其
 事。經五章以上。皆是受命作周之事也。六章以下
 為因戒成王言。以殷亡為鑒。用文王為法。言文王
 之能代殷。其法可則於後。亦是受命之事故。序言
 受命作周以總之。○箋受命至周邦。○正義曰。言
 受命作周是創初改制。非天命則不能然。故云受
 命。受天命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立周邦也。無
 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注云。中身
 謂中年受命。謂受殷王嗣立之命。彼謂文王為諸
 侯。受天子命也。此述文王為天子。故為受天命也。
 按春秋說題辭云。河以通乾。出天苞。雒以流坤。吐
 地符。又易坤靈圖云。洛地之瑞。黃龍中流。見於雒
 地。法地之瑞。若洛書也。然則河圖由天。洛書自
 地。讖緯注說。皆言文王受洛書。而言天命者。以河
 洛所出。當天地之位。故託之天地。以示法耳。其實

得

皆是天命。故六藝論云。河圖洛書。皆天神言語。所
 以教告王者也。是圖書皆天所命。故文王雖受洛
 書。亦天命也。帝王革易。天使之然。故後世創基之
 王。雖無河洛符瑞。皆亦謂之受命。以其但有天下
 是命與之。故此亦云。受天命而王天下也。文王雖
 未得九州。以其稱王。故以天下言之。文王受命。毛
 無明說。鴟鴞之傳。謂管蔡為二子。則毛意。周公無
 除喪攝政。避居東都。罪其屬黨之事。其受命之年
 必不得與鄭同也。尚書武成篇曰。我文考文王。克
 成厥勳。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云。言
 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劉歆作三統曆
 考。上世帝王。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
 書律曆志。載其說。於是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
 謐。皆悉同之。則毛意。或當然矣。文王九十七而終。
 終時受命九年。受命之元年。年八十九年。其即諸
 侯之位。已四十二年矣。故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
 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為受命之元年。
 始稱王矣。乃引周書稱文王受命九年。惟暮之春

三詩疏

卷七之二

及古詩

是

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九年猶召太子明其七年未崩故諸儒皆以為九年而崩其伏生司馬遷以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尚書周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邾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云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既讓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此是受命一年之事又曰明年伐犬夷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邾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此雖伐犬夷與伐耆伐邾其年與書傳不次要亦七年崩也鄭不見古文尚書又周書遺失之文難可據信依書傳史記為說故洛誥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皆七年是鄭以文王受命為七年之事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尚書運期援引河圖曰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年注云周文王以戊午年受命易類謀云文王比隆興始霸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稱王制命示王意注云入

言

戊午年二十九年時赤雀銜丹書而命之是鄭意以入戊午年二十九年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而命之也鄭知然者易乾鑿度云入戊午年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應河圖注云受命後五年乃為此改猶如也如前聖王所得河圖之書由此而論既云入戊午年二十九年雖連以伐崇改正之事云受籙應河圖則二十年之文為受籙而發受籙者即謂受丹書王命之籙也以此知入戊午年二十九年即是赤雀所命之年也先言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然後始以受籙者以文王之時所為大事唯此而已此由天命而然故既言受命之年即言所為之事下乃繼以受籙應河圖此等之事皆由受籙而為之故受籙之言與二十九年文不連耳是類謀亦先言伐崇然後言受赤雀丹書亦以伐崇作靈臺是文王大事由受命而然故在赤雀之上先言之也且乾鑿度云下殷者紂黑期火戊倉精授汝位正昌注云火戊戊午年也午為火必言

火使戊者木精將王火為之相戊土也又為火子又
 文王受命在戊午部之意既言入戊午部二十九
 年受錄復說在戊午之意明以二十九為受命
 年也受命之月巳是季秋至明年乃改元故書序
 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注云十有一年本文王
 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部四十年矣是鄭以受
 命元年為入戊午部三十年故改至十年而四十
 也又以曆按之入戊午部二十九年歲在戊午其
 年殷九月二十五日得甲子明年乃改元則元年
 歲在巳未至十三年在辛未其年正月六日得甲
 子譜云以曆按之文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歲殷
 正月六日殺紂是得赤雀之命後年改元之驗也
 又中候維師謀云唯王既許崇侯虎文王在豐豐
 人一朝扶老至者八十萬戶是受命六年而伐崇
 居豐也即云至磻谿之水呂尚釣崖王下趨拜曰
 望公七年矣所以言七年者以本丹書命云維授
 金鈴師名呂故得命即望之今受命六年而言望

改

公七年通得命之年數之故七是得命之後明年
 改元鄭所參按於茲明矣若然鄭於金縢之末注
 云文王年十五生武王又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
 年八十三矣若文王受命七年武王八十三至十
 一年觀兵得魚之時武王八十七矣至九十三而
 終則通數取魚之年乃得為七年鄭云文王得赤
 鳥武王俯取魚皆七年文王以明年數武王以其
 年數者文王改元須得歲首為之武王未及改元
 唯須正名號耳我應說文王之戒武王曰我終之
 後但稱太子河洛復告遵朕稱王故太誓說武王
 升冊稱皇太子得魚即云俯取是得告之即須改
 稱故不與文王同也如上所說受赤雀之命必是
 歲在戊午部二十年矣按乾鑿度云曆元名握
 先紀日甲子歲甲寅又曰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
 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注云受洛書
 之命為天子以曆法其年則入戊午部二十四年
 矣歲在癸丑是前按五歲與上不相當者其實當
 云二百八十五歲以其篇已有入戊午部二十九

年受錄之言足以可明故略其殘數整言二百八十而不言五也知必加五年當戊午年二十九年者依三統曆七十六歲為一蔀二十蔀為一紀積一千五百二十歲凡紀首者皆歲甲寅日甲子即以甲子之日為初蔀名甲子蔀一也滿七十六歲其後年月初日次癸卯即以癸卯為蔀首二也從此以後壬午為蔀三也辛酉蔀四也庚子蔀五也巳卯蔀六也戊午蔀七也丁酉蔀八也丙子蔀九也乙卯蔀十也甲午蔀十一也癸酉蔀十二也壬子蔀十三也辛卯蔀十四也庚午蔀十五也巳酉蔀十六也戊子蔀十七也丁卯蔀十八也丙午蔀十九也乙酉蔀二十也一紀之數終而復始紀還然今乾鑿度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以一紀之法一千五百二十歲除之得一千八百一十五紀餘有四百八十歲即是入後紀之年其初年選歲甲寅日甲子以甲子癸卯壬午辛酉庚子巳卯等六蔀除之餘有二十四年即是入戊午蔀二十四年更加五年為二十九年受赤雀

之命若推太歲即以六十除積年其受命之年歲歲在戊午若欲知日之所在乘積年為積日以日行一而六十除之得日之所在又按三統之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巳未其年前惠公之末年歲在戊午計文王受命是戊午之年下至惠公末年又復戊午當三百六十年矣而雒師謀注云數文王受命至魯公末年三百六十五歲又餘五年者本唯云三百六十耳學者多聞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因誤而加徧按諸本則無五字也或以為文王再受天命入戊午蔀二十四年受洛書二十九年受丹書若如此說於易緯之文上下符合於中候之注年數又同必知不然者以讖緯所言文王之事最為詳悉若赤鳥之外別有洛命則應有文言之今未有聞焉明其無也所論圖書莫過中候而我應及雒師謀皆說文王之事只言赤雀丹書不言更有所命詳檢諸緯其辭亦然易通卦驗曰有人侯牙倉姬演步有鳥將顧其意言文王得赤鳥而演易也是類謀曰受赤雀丹書春秋元命苞曰鳳凰

上謂恐衍

銜丹書於文王之都皆言丹書鳥雀而已曾無斥
言別有他命鄭言洛書即丹書是也不然鄭何處
得洛書之言乎說者雖云再命既言七年而崩則
亦赤雀命後始改元矣若二十四年已後受洛書
所以不即改元而待後命何也且鄭云受洛書之
命為天子若前命已為天子後命更何所作既天
已使為天子猶尚不肯改元便是傲慢神明違拒
天命聖人有作決不然也又鄭於六藝論極言瑞
命之事云太平嘉瑞圖書之出必龜龍銜負焉黃
帝堯舜周公是其證也若禹觀河見長人臯陶於
洛見黑公湯登堯臺見黑鳥至武王渡河白魚躍
文王赤雀止於戶秦穆公白雀集於車是其變也
文王唯言赤雀何得更存洛書且洛書龜負而出
乃是太平正法於文王之世安得有之此其所以
大蔽也然則文王所受實赤雀銜書非洛而出謂
之洛書者以其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此為正也故
圖者謂雖不從河謂之河圖書者雖非洛出謂之
洛書所以統名焉故元命苞云鳳凰銜圖置帝前

坤

黃帝再拜受堯坐中舟與太尉舜臨觀鳳凰負圖
授是不從河者也神靈圖云黃龍中流見於洛注
云謂洛書皆不必龜負也言河圖龜書見其正耳
苞謂之鳳凰通卦驗謂之為鳥鳥者羽蟲之大名
赤雀鳳凰之雛神而大之亦得稱鳳文雖不同其
實一也受命六年乃始代崇既伐于崇乃作邑於
豐則受命之時未都豐矣而我應云赤雀銜丹書
入豐止於昌戶元命苞云鳳凰銜丹書遊於文王
之都者鄭作我應序云文王如豐將伐崇受赤鳥
是當時行往豐地未都豐也所居有屋故稱昌戶
從後言之謂之文王之都太誓云至於王屋譜云
周公避居東都亦此類也文王世子稱武王謂文
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生稱王
也其稱王也必在受命之後元命苞云西伯既得
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侯虎稱王之文在誅
崇之上是類謀云稱王制命示王意乾鑿度云改
正朔布王號於天下二文皆承伐崇作靈臺之下

詩
卷之六
及古

伐崇在六年則亦六年始稱王也但彼文以伐崇
 之等皆是文王大事故歷言之其言不必依先後
 為次未可即以爲定書傳稱二年伐邗三年伐密
 須四年伐大夷書序云殷始咎周註云咎惡也紂
 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代皆勝而始畏惡之
 拘於羑里又曰周人乘黎注云乘勝也紂得散宜
 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
 按殷傳云西伯得四友獻寶免於虎口而克者大
 傳曰得三子獻寶紂釋文王而出伐黎其言既同
 則黎者一物是文王伐大夷之後乃被囚得釋乃
 伐者也出車說文王之勞還師云春日遲遲是四
 年遣役五年始反乃勞之當勞說被囚其年得釋
 卽以歲暮伐者故稱五年伐者也天無二日土無
 二王若五年以前既已稱王改正則反形已露紂
 嘗與之爲敵非直答惡而已若已稱王顯然昔紂
 雖紂之愚非寶能釋也又書序周人乘黎之下云
 亦知其叛不待祖伊之明始識之也且其篇仍云

西伯明時未爲王是六年稱王爲得其實故乾鑿
 度布王號之下註云受命後五年乃爲改此是鄭
 意以爲六年始王也但文王自於國內建元久矣
 無故更復改元是有稱王之意雖則未布行之亦
 是稱王之迹故周本紀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
 年稱王皇甫謐亦云受命元年始稱王矣正以改
 稱元年故疑其年稱王耳然則六年稱王七年則崩
 事必不得元年稱王耳然則六年稱王七年則崩
 是稱王甚晚禮記大傳注云文王稱王早矣者以
 殷紂尚存雖於年爲晚而時未可稱故爲早也時
 未可稱而必稱之者我應云我稱非早一人問下
 注云我稱王非爲早欲以一人心固臣下是早稱
 之意也然則伐崇之時未稱王矣皇矣說伐崇之
 事而云是類是禱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
 禱於所征之地然則類者祭天之名未稱王而得
 祭天者文王於伐崇之後尋卽稱王於時天期已
 至崇又大敵雖未稱王已行王事故類禱也文王
 雖稱王改正統得行其統內六州而已禮記大傳

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改正朔易服色謂克紂之後又復頒布使天下徧知之猶未制禮未是大定故召誥云惟二月三月注云當為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然則從是以後始大定矣文王之得太公無經典正文言其得之年月雜師謀注云文王既誅崇侯乃得呂尚於磻谿之崖是伐崇之年得呂尚也書傳云散宜生南宮括闕天三子相與學訟於太公四子遂見西伯於美里是文王被囚之年得太公也史記齊世家云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伐崇密須大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則是斷虞芮之前得太公也皇甫謐以為未受命時已得太公羣言不同莫能齊一按左傳稱呂伋為王舅則武王之后太公女也文王受命六年武王已八十二矣不應此時方取室且文王於今年得之明年即崩以人情準之未應便為武王取其女也又書傳之美太公言其翼佐文武身有殊勳世祚太公以表東海以其有大功故也若

伐崇之後方始得之則文王於時基宇已就太公無所宣其力亦何功業之有乎若武王承父舊業太公因人成事牧野一戰聖賢多矣仗鉞之勞不足稱述而使經傳之文褒揚若此六年始得深可惑矣齊世家云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魚釣于周西伯出獵得之或曰太公嘗事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隱海濱周西伯拘美里散宜生等知而招尚曰吾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焉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司馬遷馳騁古今良亦勤矣尚不能知其事周所由安能知得之年月今雖考校未能正之尚書帝命驗曰自三皇以下天命未去饗善使一姓不再命然則文王已受赤雀武王又得白魚者一姓不再命謂子孫既衰之後天不復重命使興耳非謂創業之君也文王雖天意與之而仍未克紂復命武王使之統一故再受命焉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傳 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辭昭見也

始

一本無顯光也時也時六字

命之以為王使君天下也崩論曰文○於音鳥註及下於緝并註皆

同見賢遍反下著見同著珍慮反論音示慎

也悉也生存之行終始悉錄之以為論也

邦其命維新傳乃新在文王也傳云大王聿來胥宇

而國於周王迹起矣而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命言

新者美之也○大音秦後**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有

周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傳云周

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久**文王**

陟降在帝左右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傳六在

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為從而行之傳至左

右○正義曰言文王初為西伯在於民上也於呼可

歎美哉其時已施行美道有功於民其德昭明著見

於天言治民光大天所嘉美以此故為天所命周自

大王已來居此地周雖是舊國其得天命維為新國

矣以明德而受天命變諸侯而作天子是其改新也

天既命文王我有周之德豈不光明乎由有美德能

受天命則有周之德為光明矣天之命我文王豈為

不是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與當時天下莫若文王則

天之所命為是矣又美文王云文王升則以道接事

于天下則以德接治于人常觀察天帝之意隨其左

右之宜順其所為從而行之傳在上至歎辭○正

義曰此言於昭于天是說文王治民有功而明見上

天故知在上在於民上也書傳引於穆清廟乃云於

者歎之是於為歎辭也尚書注云於者鳴聲則於鳴

毛詩

卷之九

及古

受命之時已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為天所命也言初為西伯以對後為王總受命之前為初非謂為西伯之初耳以言在上著見於天明治民之功見也故知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言著見者為天所嘉美而知之故天命之為王使為君於天下至崩而諡之曰文曲禮下曰君天下曰天子檀弓上曰死諡周道也○**傳**大王至美之○正義曰言大王自幽來相其可居之處而為國於周大王已來居此地是周雖舊邦也闕宮云寔始翦商是王迹起焉國語言周之興也鶯鶯鳴於岐山雖為周興之兆而未有書文授之王位是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天命以諸侯國名變而為天子國名是其改新之也言新者美文王能使之新也○**傳**有周周也時是也○正義曰以周文單故言有以助之○**傳**有周周也時是也○正義曰以周有周皆同也猶左傳謂濟為有濟傳疊而解之有周正周也時是釋詁文○**傳**周之德至是矣○正義曰此言文王德著為天所命故反其辭以結之言又是者言周德既明天命復是對上句故言又也王肅云

天命之是也言時天下莫若文王○**傳**言文至接人○正義曰人君在人之上在天之下其升降惟天人耳故知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謂與之交接天則恭敬承事以接之人則恩禮撫養以接之○**傳**在察至行之○正義曰此言文王之接天人而云在帝左右明是察天動作而效之言文王觀知天意解在帝也順其所為從而行之解左右也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順其所為而效之○**傳**令善哉始侯君也勉勉乎不倦文王之勤用明德也其善聲聞日見稱歌無止時也乃由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故天下君之其子孫適為天子庶

傳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

傳令善哉始侯君也勉勉乎不倦文王之勤用明德也

傳其善聲聞日見稱歌無止時也乃由能敷恩惠之施

為諸侯皆百世也。○齊音尼，開音問，注同。哉如字，毛載音字，施始，或作適。音的，字或作嫡。適，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傳，不世顯德乎也者，世祿也。云，凡周之士，謂其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重其功也。○齊音至，亦世。○毛以明德不倦之文，王以勤行之故，有善聲譽，為人所聞。日見稱歌，不復已止。文王能布陳太利，以賜子孫，於是又載行周道，致有天下，以此德澤流於後世。維文王孫之與子，皆受而行之。維文王孫之與子，不問本宗之子，皆得百澤相繼。言由文王功德深厚，故福慶延長也。文王之德，不但德及子孫而已，凡於周為臣之士，豈不有顯德乎？言其皆有顯德，而亦得繼世食祿。言文王德人及朝臣，所以常見稱識，不復已止也。○鄭唯以哉為始，侯為君為異，言文王能敷陳恩惠之施，令德著於天，遂受天命，而造始周國，由此故為

天下之人，君其文王孫之與子，其本適為天子支庶。為諸侯，皆得百世。餘同。○齊音至，支字。○正義曰：齊音勉也。釋詁文，哉與載，古字通用。中庸言栽者培之，注引上天之載，是其通也。以其通用，故云哉載也。釋詁文，維侯也。郭璞曰：互相訓，是侯得為維也。適，譬本餘庶，譬其枝，故言本本宗支支子也。王肅云：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予人，故能載行周道，致有天下。唯文王孫子受而行之，美其本支子孫言文王之功德。其大宗與支子相承百世之道。○齊音至，百世。○正義曰：哉始侯君，釋詁文也。以文王受命，創為天子，宜為造始周國君。其子孫故易傳也。受天之命，本由明德。其用明德，即陳錫是也。以能敷陳恩惠之施，故得受命。造周令長，世稱誦，是用明德而致令聞不已也。昭十年左傳曰：陳錫哉周能施也。夫故知去恩惠之賜，以施予也。宣十五年左傳亦引此詩，乃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是造始周國也。既造周國，當子孫嗣之，故天下之民，君其子孫為天子，庶為諸侯，皆百世也。○齊音至，世祿。○正義曰：傳以經言不顯則

詩疏

卷之十一

及古閣

為顯也。由顯而得世，故并及之。不世顯德乎？其世顯
 德也。謂臣有顯德，謂子孫世之。仕者世祿，欲舉輕以
 明重。若子孫復有顯德，爵位亦世之。仕者世祿，孟子
 文○凡周至其功。正義曰：以士者男子成名之
 大號。下至諸侯及王朝公卿大夫總稱，亦可以兼士
 也。凡為總辭，顯為光明。故言謂其臣有光明之德者
 亦得世。世在位以重其功勞故也。傳言世祿，箋言在
 位者以言亦世者亦前本支百世也。百世謂繼世在
 位，知此亦世世在位也。以此知毛言世祿舉輕包重
 耳。不謂不得世世在位也。文王之時則其功未定，不得定
 之長在卿大夫之位。若武王以後則大封羣臣，或為
 列士，諸侯或為王朝卿佐，維為王朝之臣，其大功亦
 得世之。故直言世世在位，而不辯其內外也。郊特牲
 及士冠禮云：繼世以立諸侯象賢，則封為國君。固當
 世矣。其卿大夫有大功，乃得世也。王制言：天子之縣
 內諸侯祿也。注云：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
 不得世。又曰：大夫不世爵。注云：謂縣內及列國諸侯
 為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辟賢也。又曰：諸侯之

大夫不世爵祿也。公羊傳曰：世卿非禮，則卿大夫正
 法不得世也。異義：卿得世，又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
 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事政犯君，故經譏尹氏齊氏
 崔氏也。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為大夫
 死，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
 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謹按：易爻位三為三公，二為卿
 大夫，曰食舊德，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古我先
 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
 勞，予不絕爾善。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
 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
 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制世祿也。此許氏亦以卿大
 夫世祿為常。雖以世祿為常，而有大功德，亦得世位。
 故裳裳者華，刺幽王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鄭箴
 膏肓云：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者。
 是大功特命，則得世位也。白虎通曰：諸侯繼世者，南
 面之君，體陽而行，陽道不絕。大夫，人臣，北面，體陰而
 行，陰道有絕故也。卿大夫本以佐君，欲令非賢不可，所以
 功而封故也。卿大夫本以佐君，欲令非賢不可，所以

不世也其得世者又違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

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傳翼翼恭敬思辭

也皇天楨幹也箋云猶謀思願也周之臣既世世光

明其為君之謀事忠敬翼翼然又願天多生賢人於

此邦此邦能生之則是我周家幹事之臣○楨音貞

為干偽反此同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傳濟濟多威儀也○齊

反後濟傳世之至以寧○毛以為因上不顯亦世文

濟皆同傳反而詳之言此世祿之臣豈不光明其德

乎言其世世有光明之德故也以有光明之德其為

君之謀事則能翼翼然忠誠而恭敬也所以得有此

臣者天以周德至盛欲使羣賢佐之故皇天命多衆

之士生之於我周王之國我周王之國能生此賢人

家作之

收而用之則維是我周家幹事之臣臣能幹事則國

以人安故歎美之此濟濟然多威儀之衆士文王以

安寧言文王得賴此臣之力思語辭不為義鄭以思

為願言此世顯之臣非直謀事恭敬又推誠恕物所

及弘廣乃思願皇天令其多衆之士生此我王之國

得與我周家為幹事之臣此世顯之人謀則忠敬心

則誠信故歎美之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濟濟多士

還謂世顯之人與思皇多士不同也○傳翼翼至楨

幹○正義曰釋訓云翼翼恭也敬是恭之類故連言

之以此覆述世顯之人不宜更有所思故以思為辭

皇與多士連文能生多士維天乃然皇者天號故皇

為天也王肅云言天思周德至盛故為生衆士於此

周國王國能生此衆美之士維周以之為楨幹也○

傳猶謀至之臣○正義曰猶謀釋詁文以思之為辭

止在句末今句首言之不宜為辭故易傳以意之所

思必情之所願故以思為願朝廷之士多妬忌賢能

故嘉魚美太平之君子樂與賢者共之朝臣之願多

毛詩疏

卷之十一

及古閣

天更生多賢也。下濟濟多士，即世顯之人。與此多士不同也。何者？此思皇多士，乃是世顯之人。思天生之，尚未知思得，以否假令得之，猶是後世之事。文王未得，賴之以寧也。以此知濟濟多士，還是世顯之人。傳以翼翼為恭敬，而論語曰：為人謀而不忠乎？謀者主忠，故言忠敬翼翼然也。言此邦能生，則是用之語。明克故云：則是我周家幹事之臣。幹事是已用之語。明克生為用之矣。○濟濟多威儀。○正義曰：此多士是上世顯之人，則諸侯及公卿大夫，此文皆兼之。釋訓云：濟濟容止也。孫炎曰：濟濟多士之容止也。然則濟濟總為在朝之儀，故云威儀也。曲禮下云：大夫濟濟，謂行容之貌，與此別。少儀云：朝廷之儀，濟濟翔翔與此同。○**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傳**穆穆，美也。緝熙，光明也。假，固也。○云：穆穆乎文王，有天子之容，於美乎又能敬其光明之德，堅固哉！天為

此命之，使臣有殷之子孫。○緝，七入反。熙，許其商之反。假，古雅反。固，固也。

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麗，數也。盛德，不可為衆也。云：于於也。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

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為君於周之九服之

中，言衆之不如德也。○麗，力計反。沈，又力知反。○穆穆至周服。○

而美者，文王也。既有天子之容矣，於呼美哉，又能於有光明之德者，而敬之，其敬光明之德者，而甚堅固哉。言尊賢愛士，心能堅固，故天命之使臣有商之孫子而代殷也。商之孫子，其數至多，不徒止於一億而已。言其數過億也。雖有過億之數，以紂為惡之故，至於上帝既命文王之後，維歸於周而臣服之。明文王盛德之至也。○鄭唯以侯為君，言商之孫子為君於周之九服之中，為異餘同。○穆穆至假固。○正義

曰穆穆美釋詁文又云緝熙光也敬之云學有緝熙
于光明故傳連明言之假雖有別訓以言敬事有德
而為天所命宜為堅固故為固也○穆穆至子孫
○正義曰於為歎美之辭故言於美乎言又能敬其
光明之德以文王身有聖德復能敬人故言又也直
言光明之德不言止則止為辭也大學引此詩注云
敬其所以自處止緇衣亦引此注云敬其容止者彼
各有所證故與此不同也此言緝熙敬止明有緝熙
之德者敬之故言敬其光明之德假哉文雖下屬而
理結於上故云堅固哉天為此命之言能敬德堅固
故能受天命使臣有商之子孫謂使之為臣以為已
有即下云侯服于周是也○麗數至為衆○正義
曰以億是數名故知麗為數也德之小者猶可以衆
敵之盛德不可為衆言德盛則難為衆故雖多而服
周深美文王言非衆所敵王肅云商之孫子有過億
之數天既命文王則維服于周盛德不可為衆毛於
上章訓侯為維則其意如肅言也○商之至如德
○正義曰以舉多而服文王故知不徒億也文王所

莊

得六州而已殷之同姓未必有歸之者况其子孫乎
而云不億者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本而
美之耳非實事也言天既命文王之後乃為君於周
之九服之中言其貴者耳其數既多亦有不為君者
也九服者大司馬大行人千里之畿外每云又其外
五百里即侯甸男采衛要夷鎮蕃是也此亦據在後
言之天命文王之時服名未定也其服名自古而有
故禹貢有甸侯綏要荒五服臯陶謨所謂弼成五服
是也但不知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則見天命之無
夏殷服名耳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則見天命之無
常也云無常者善則就之惡則去之殷士膚敏裸
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皐殷士殷侯也膚美敏
疾也裸灌鬯也周人尚臭將行京大也黼白與黑也
皐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云殷之臣壯美而

三詩疏

卷之二十五

及古周

敏來助周祭其助祭自服殷之服明文王以德不以

彊○裸古亂反黼音甫學况甫反字林王之蓋臣無

念爾祖○傳蓋進也無念念也云今王之進用臣當

念女祖為之法王斥成王○蓋才刃反為之法侯

至爾祖○毛以為商之子孫既眾多今維乃服臣於

周以商之族類變為周臣如是則見天命之無常去

惡就善是無常也命既無常故殷之諸臣多士皆有

而行之於京師言其知命服周之無貳心也因其服

常服其殷所服黼衣而得冠也文王若以彊服之則

當改其衣冠令之從已今乃服殷冠明其自來歸從

文王以德服之不以彊也以既陳文王之盛德因舉

以戒成王言之進用臣法可無念汝祖文王乎言當

仍

時

念汝祖文王之法修德服眾為天下所歸是進用臣

之道○鄭唯上一句言為君列在九服于周家是天

命無常餘同○傳則見至無常○正義曰天之所為

不可得見以紂之惡文王之善致使商之孫子臣服

于周如此觀之則見天命之無常也大學引康誥曰

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箋亦引彼

文是無常之事也○傳殷士至曰冕○正義曰此殷

士即前商之孫子服周者故知殷侯也膚美小雅廣

訓文敏疾釋詁文王肅云殷士有美德言其見時之

疾知早來服周也裸者以鬯酒灌尸故言灌鬯也舉

裸言之故取郊特牲文云周人尚臭尚臭者一代之

禮文王之時未必已然亦可據後而言也以裸是祭

禮當須行之故言將行也天官小宰云凡祭祀贊裸

將之事注以將為送則此言裸將亦宜為送但裸是

送爵亦是行之其言雖異義亦同也京大釋詁文桓

九年公羊傳曰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大釋詁文桓

三詩疏

卷之十一

及古

冕無績繡之飾則殷昂亦不以繡為飾繡自衣服之
 所有也禮器云冕諸侯九旒注云夏殷制則殷之
 諸侯祭服亦九章而下不止於繡而已舉一章而表
 之耳郊特牲及士冠禮皆云周弁殷哱夏收故知哱
 殷冠也既以哱為殷冠更取二代以明之故言夏后
 氏曰收周曰冕也彼云周弁此云冕者以周自大夫
 以上祭服皆用冕服故傳以冕言之實冕而謂之弁
 者周禮弁師注云弁古冠之大號官名弁師職掌玉
 冕故知弁是大名也○殷之至以彊○正義曰殷
 臣壯敏來助周祭裸將是也王肅亦云殷士自殷以
 其美德來歸周助祭行灌鬯之禮也然宗廟之祭以
 裸為主於禮王正裸而后亞裸則裸將主人之事矣
 而云助行灌者天官小宰凡祭祀贊裸將之事注云
 又從太宰助王裸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言太宰贊
 王小宰贊太宰是裸將之事有臣助之矣此周人尚
 臭舉裸將以表祭事見殷士助祭耳不必專助行裸
 也以祭言已代而服舉其本故云自服殷之服明文
 王以德不以彊本以德服之而來不以威彊使至何

者若為畏威當改從其周服今服其故服是慕德而
 來故也武成云大邦畏其力此言不以彊者彼美文
 王有威可畏耳其實文王化人先以德故言不以彊
 也此文王之時故殷士仍得服殷之服若制禮之後
 皆從時王之法唯二王之後服其故服可也○蓋
 進無念念也○正義曰蓋進釋詰文無念是反而言
 之故云念也○今王至成王○正義曰以承上文
 王進臣之道而言念之文王實成王之祖故曰成
 王也此美文王之詩當以時王之意稱述先祖之美
 不應篇末更戒成王而以為戒成王者以下章云殷
 之末喪師宜鑒于殷是時已滅舉以為鑒若文王之
 時則紂實末亡不得為戒又卒章云儀刑文王萬邦
 作孚是欲使後世法文王也下言文王之道可以與
 後世為法此云無念爾祖明是上念文王以文王為
 祖非成王而誰也戒後世使法文王是即述文王之
 美故美文王可以戒成王也傳雖不明意當同鄭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傳 聿述永

長言我也我長配天命而行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

長猶常也王既述脩祖德常言當配天命而行

則福祿自來○聿于必反**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傳**帝乙

已上也○云師衆也殷自紂父之前未喪天下之時

皆能配天而行故不忘也○喪息浪反注同已上時掌反本作以紂直矢反

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傳**駿大也○云宜以殷王賢愚

為鏡天之天命不可改易○駿音峻又音俊易毛以鼓反不易言甚難也鄭音

亦言不可改易也下○無念至不易○毛以為作者

文及後不易羅王同○戒成王既無不念汝祖文王

進臣之法當述而脩行其德王當云長我當為之者

乘所配天命而行也又當告庶國云爾庶國亦當自

求多福言勤修德教福自歸之又陳所以我當長配

天命而行之者殷自紂父以前未喪失衆心之時其

德皆能配上天之命而行由紂不能配天命令臣民

叛而歸我我宜鑒鏡于殷觀其王之賢愚以為已戒

何則天之天命不可改易○鄭唯永言配命二句為

異以為王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自求而歸之者多

衆之福也○聿述至多福○正義曰聿述言我永

長皆釋詁文也直言配命知是長配天命者以下云

克配上帝故知配配天命也言爾國亦當自求多福

者以上帝說殷侯助祭還是殷侯念祖自求多福是

戒人之辭故知還戒此殷侯衆多故謂之庶國也○

長猶至自來○正義曰長雖異理通不若常為便

故猶焉以戒成王宜以多福與配天相成故不為庶

國也又言字不訓為我○帝乙已上○正義曰以

失衆而卒亡天下者紂也經云未喪故知帝乙以前

毛詩卷

卷之二十一

及古

者故無逸說殷之三宗之後云自時厥後立王生則
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是有惡者矣○**圖**駿大○正義
曰釋詁文○**圖**宜以至改易○正義曰鑿鏡也鏡照
物知善惡故以殷為鏡知存亡言天下之大命不可
改易者謂天意善者與之惡者**命之不易無過爾躬**
去之此命一定終不變改也

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圖**遏止義善虞度也**圖**云宣

徧有又也天之大命已不可改易矣當使子孫長行

之無終女身則止徧明以禮義問老成人又度殷所

以順天之事而施行之○**圖**過於葛反或作謁音同韓

度待洛反下同**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

作孚**圖**載事刑法孚信也**圖**云天之道難知也耳不

聞聲音鼻不聞香臭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咸信而

順之**疏**命之至作孚○毛以為戒成王言天之大命

無令止於汝王之身而已欲令後世長行之長行之

者常布明其善聲聞於天下又度殷之所以順天言

殷王行不順天為天所去當度此事終當順天也既

言行當順天因說天難倣倣上天所為之事無聲音

無臭味人耳不聞其音聲鼻不聞其香臭其事冥冥

欲倣無由王欲順之但近法文王之道則與天下萬

國作信言王用文王之道則皆信而順之矣○鄭唯

宣昭義問為異以為汝當徧明以禮義問老而有成

德之人餘同○**圖**遏止義善虞度也○正義曰遏止

義善釋詁文虞度釋言文○**圖**有又至行之○正義

曰以上已有所行之事下復言之故知宜為又也蕩

曰雖無老成人謂老人而有成德者也殷王之能順

天者謂成湯與三宗耳前文以賢愚為戒而不言修

毛詩疏

卷一之二十九

及古閣

其殷王之中賢聖能順天者而行之故可福流於後
與其宜鑒不同也此經云自天自從也從又為順故
言順天之事○載事刑法孚信也○正義曰以其
說天之事故載為事也刑法孚信釋文○天之
至香臭○正義曰以其令法文王故知為難知而言
也凡言聞者謂耳所知也香臭非聲云鼻不聞其香
臭者但以知其氣故借聞名之中庸注云無知其臭氣者聞即知也

文王七章章八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大雅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二聖相承其

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明

○復扶
又反

七章皆六句三章五章六章卒章皆八句至武王
○正義曰作大明詩者言文王有明德由其德當
上天故天復命武王焉言復更命武王以對前命
文王言文王有明德則武王亦有明德互相見也
此經八章毛以為從六章上五句長子維行以上
說文王有德能受天命故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

是文王有明德天命之事也篤生武王以下說武
 王有明德天復命之故云保佑命爾變伐大商是
 武王有明德復受天命之事也但說文王之德則
 追本其母述武王之功則兼言其佐文王則天生
 賢配武王則帝所降臨皆是欲崇其美故辭所汎
 及鄭唯以首章并言文王武王俱有明德故能伐
 殷與下為總目餘同○二聖至大明○正義曰
 以經有明無大故解之也聖人之德終始實同但
 道加於民化有廣狹文王則纔及六州武王徧被
 天下論其積漸之功故云日以廣大以其益大故

曰大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傳

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於下

故赫赫然著見於天

傳

云明明者文王武王施明德

于天下其徵應炤哲見於天謂三辰效驗

○赫呼伯反恐也應

在

地

應對之應炤章遙反本或
 作灼哲之設反見賢遍反
 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
 殷適使不挾四方
 忱信也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
 也挾達也云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
 今紂居天位而又殷之正適以其為惡乃棄絕之使
 教令不行於四方四方共叛之是天命無常維德是
 予耳言此者厚美周也
 忱市林反適音的注同
 挾子變反一作子協反
 明明至四方○毛以為文王施行此明明然光顯之
 德在於下也其徵應赫赫然著見之驗在於上天由
 此為天所祐棄紂命之故反而美之云若是則天之
 意難信斯不可改易者維王位耳以其身為天子謂
 天必歸之更無異意何則紂居天之大位而又殷之
 正適以其為惡之故天乃絕而棄之使其教令不通

達於四方為四方所共叛而天命歸文王是為天命
難信也以天之難信而文王能得天之意言此所以
厚美周也○鄭於文義大同以此章以下總為明明
赫赫辭兼武王言二聖皆能然餘同○**傳**明明至於
天○正義曰明明察也釋訓文以此文上下相對謂
施德於下能感上天○**傳**明明至效驗○正義曰以
下言紂之政教不達四方為天下所棄是武王時乃
然則此章為總目其辭兼文武矣故曰文王武王施
明德於天下也以其理當兼之故并言武耳不以兩
明兩赫之文分之使有所屬也謂三辰有效驗者周
禮春官神仕職曰掌三辰之法注云日月星辰其著
位也桓二年左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服虔云三
辰日月星也謂之辰者辰時也日以照晝月以照夜
星則運行於天民得取其時節故謂之辰也有效驗
者謂日月揚光星辰順軌風雨以時寒暑應節乃知
君德能動上天民皆見其徵應所以言赫赫在上也
○**傳**忱信至挾達○正義曰忱信釋詁文微子之命
及左傳皆謂微子為帝乙之元子而紂得為正適者

之一作仲

鄭注書序云微子啓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
妾生啓及衍後立為后生受德然則以為后乃生受
故為正適也挾者周匝之義故為達周禮所謂浹日
浹即今之匝義同也○**傳**天之至美周○正義曰自
古已來無不易之代云不可易者以諸侯以下廢立
由人是其可改易也至於天子之位則非人力之所
能變改言不可改易所以見其難難而能改所以美
周德也紂為天子而復言使明是天之使也教令不
行自由紂惡而云天使之者天將令殷滅故生茲
愚主亦天使之也故云天使見天人相將之義
**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
德之行****傳**摯國任姓之中女也嬪婦京大也王季大
王之子文王之父也**傳**云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及
與也摯國中女曰大任從殷商之畿內嫁為婦於周

詩統
卷之三
三
校古閣

之京配王季而與之共行仁義之德同志意也。○擊音至

仲字任音壬注同下大任皆放此嬪毗申反中○擊音至

丁仲反下同大任音泰後大任大姁大姜皆同○擊音至

至之行○毛以為既言文王明德為天所與故本其所由言有摯國之中女其氏姓曰任從彼殷商之畿內來嫁于周邦既配王季為妻曰能盡婦道於大國乃與王季維於仁義之德共之而行所以同志意○鄭唯為婦於周京之地為異餘同○擊音至

○正義曰以文勢累之任姓仲字故知摯為國也以中女此言仲任下言大任者此本其未嫁故詳言其國及姓字下言已嫁以常稱言之禮婦人從夫之謚故頌稱大姁為文母大任非謚也以其尊加于婦尊而稱之故謂之大姜大任大姁皆稱大明皆尊而稱之唯武王之妻左傳謂之邑姜不稱大蓋避大姜故也嬪婦釋親文下曲禮云生曰妻死曰嬪此生而言嬪者周禮立九嬪之官婦人有德之稱妻死其夫以

美號名之故稱嬪也若非夫於妻傍稱女婦有德雖生亦曰嬪故書曰嬪于虞亦是生稱之也京大釋詁文王肅云唯盡其婦道於大國耳述毛為說也○京周至志意○正義曰箋易傳者以言於京是於其處所不得漫言於大王肅以為大國近不辭矣上篇述文王受命之事而云祿將于京可得以為京師此王季時為諸侯之子孫耳追崇其號得謂之王不得即以其居為京師也孫毓以為京師又不通矣思齊曰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此云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下章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皆周京並言明俱是地矣周是大名明京是其中小別也當時殷商為天下大號而言自彼為有所從來之辭以商對周故知自其畿內也乃及者相與之辭德者總稱所行者仁義也故言配王季而與行仁義之德同其志意見婦人佐夫故言同耳周本紀云大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王季未為世子而生昌矣此則從後而言主於王季故其辭若王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擊音至

大任仲

任也身重也



云重謂懷孕也

○重直勇反又直龍反廣雅云有娠也下

同孕以

維此文王

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

德不回以受方國



回違也

云小心翼翼恭慎貌

昭明聿述懷思也方國四方來附者此言文王之有

德亦由父母也



大任至大國○正義曰大任既嫁于周今有身而懷孕矣至終月而

生文王維此文王既生長之後小心而恭慎翼翼然明事上天之道既維恭慎而明事上天述行此道思得多福其得無所違以此之故受得四方之國來歸附之言文王有德亦由於父母○身重○正義曰以身中復有一才故言重箋申之云謂懷孕也易曰婦孕不育是也○小心至由父母○正義曰釋訓云翼翼恭也故知恭慎貌人度量欲其心之大謹慎欲其心之小見其終常戒懼出於性然表記引此

生下有賢字

詩乃云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是也言受方國故知四方之國來附之此篇主美文王有明德而上述大任之配王季故解之云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此言文王有德亦由父母也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

識合配也洽水也渭水也涘厓也



云天監視善惡

於下其命將有所依就則豫福助之於文王生適有所識則為之生配於氣勢之處使必有賢才謂生大姒○洽戶夾反一音庚合反案馮翊有郃陽縣應劭云在郃水之陽卸戶答反渭音謂涘音士妃音配字亦作配下皆同為于偽反○集就至涘厓○正下天為亦為同處昌慮反○義曰鳥止謂之集是集為依就之義故以集為就也文王初載謂其幼小始有識知故以載為識也釋詁云妃匹合也妃合對

受命

也轉以相訓是合為配義也洽與渭連文又水北曰陽渭是水名則洽亦水也釋丘云涘為厓郭璞曰謂水邊也○天監至大妣○正義曰於文王有所識則不過二三歲也大戴禮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發明大妣之小於文王纔一二歲耳若然文王初生已有天命之意皇矣乃眷西顧明是紂惡之後天始視文王與此乖者帝王之後定於冥兆唐堯之後河圖昌名已在其錄明天歸文王在於久矣但作詩之人意各有主皇矣辭為沮勸作與奪之勢故言見紂之惡乃歸文王此則美文王之聖有賢妃之助故言天將有命為生大妣所連意異故言天命有早晚耳氣勢之處止謂洽陽渭涘是也名山大川皆有靈氣嵩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水亦靈物氣與山同詩人述其所居明是美其氣勢故云為生賢妃於氣勢之處使之必有賢才也思齊云大妣嗣徽音則文王之妻為大妣也此云天作之合下言文王親迎故知謂生大妣所言居河之涘唯言有微應之疾者小人不得其氣勢唯居下濕故生疾耳辭各有

磬一作譬

諭

意不得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傳嘉美也 云文王聞

大妣之賢則美之曰大邦有子女可以為妃乃求昏

大邦有子 傳倪磬也 云既使問名還則

卜之又知大妣之賢尊之如天之有女弟 傳倪牽遍

又下顯反說文云譬譬也 傳文定厥祥 傳言大妣之有文

德也祥善也 云問名之後卜而得吉則文王以禮

定其吉祥謂納幣也 傳親迎于渭 傳言賢聖之配也

云賢女配聖人得其宜故備禮也 傳造舟為梁

不顯其光 傳言受命之宜王基乃始於是也天子造

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造舟然後可以顯其
 光輝云迎大妣而更為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
 昏禮也不明乎其禮之有光輝美之也天子造舟周
 制也殷時未有等制造七報反又七道反毛云天
船音同說文船古造字
一音才早反輝音暉
季尚存皆以文王為主上既言天為生配此言大昏
之禮故言文王既聞大妣之賢則嘉美之曰大邦有
子女可求以為昏姻媒以行納采也既納采問名將
加卜之又益知大妣之賢言大邦之有子女言尊敬
之馨作是天之妹然言尊重之甚也卜而得吉行納
吉之禮言大妣之有文德文王則以禮定其卜吉之
善祥謂使人納幣則禮成昏定也既納幣於請期之
後文王親往迎之於渭水之傍造其舟以為橋梁敬

重若此豈不明其禮之有光輝乎言其明也○鄭唯
 文定厥祥文一字為異餘同○文王至求昏○正
義曰上既言大妣之生此言文王嘉止則文王美大
妣矣大邦有子女在嘉止之下是文王美之辭明矣
既美其賢謂之可以為妃故知乃求昏也下箋云既
使問名則此求昏謂納采時也按士昏禮納采問名
同日行事是其禮相因遺納采即問名也○禮 既磬
○正義曰此倪字韓詩文作磬則倪磬義同也說文
云倪諭也詩云倪天之妹謂之譬喻即引此詩箋云
尊之如天之有女弟與譬喻之言合蓋如今俗語譬
喻物云磬作然也○禮 既使至女弟○正義曰以此
既主文王之事下言親迎于渭是指文王身之親迎
則文王嘉止文定厥祥皆謂文王身自美之身自定
之也始於聞而美之終以造舟親迎則此章文有倫
次總述昏禮故箋準行六禮之事而結之以嘉止有
子承上在渭之溪故為聞而美之既美其賢自然求
昏行納采也下言文定厥祥祥者徵祥之美即卜吉
之謂上言納采下言卜吉明此是問名之後還卜得

吉兆益尊美之故言文王既使問名還則卜之又知
 大妯之賢尊之如天之有女弟也釋親云男子為女
 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妹即女弟天者無形之物非
 如人有親族言天妹者繫之於天見尊之耳初嫁必
 幼故以妹言之易有歸妹之卦亦此意也○**傳**祥善
 ○正義曰釋詁文○**傳**問名至納幣○正義曰祥者
 吉祥之事而言定之是問名之後卜而得吉昏以納
 幣為定此吉祥唯納幣耳故知文王以禮定其吉
 祥謂納幣也幣由卜吉行之故昏禮謂之納徵注云
 徵成也是亦為卜吉而言與此祥意協也春秋莊二
 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不言納徵者禮以著義而為
 之立名故謂之納徵春秋君及大夫之行當指其所
 為之事故言納幣何休因此言春秋質也此箋上有
 問名卜而得吉即納吉也定其吉祥為納幣也下有
 親迎是四禮見矣無納采與請期者詩人之作舉其
 大綱非如記注能備言其事上箋云求昏者即是納
 采也唯請期之文不見耳既親迎明請之可知也六
 禮納采納吉納徵三禮言納餘不言納者以問名請

期親迎皆須復名而後可言其名既復不須以納配
 之采也吉也徵也三者皆單是夫氏於女之禮故加
 納見行之於彼也箋以此章言取大妯之事皆文王
 身為主孫毓云昏禮不稱主人母在則命之此時文
 王纔十三四孺子耳王季尚在豈得制定求昏之事
 如毓之言非無理矣鄭必以文王之娶時實幼少但
 聖人有作動為模範此詩歌之大雅以為正法主於
 文王之身不復繫之父母耳非謂其時不是父母制
 之也下所言親迎造舟皆出文王之意故得後世遵
 之以為王者之禮若王季使之然則是王季行王法
 無所美於文王也親迎造舟既文王所專則嘉止定
 祥亦是文王身矣復何所嫌而云文王不可哉○**傳**
 言賢聖之配○正義曰此解本之親迎意以賢聖宜
 相配故備禮而親迎之是言親迎亦明大妯之有德
 故箋申之言賢女配聖人得其宜故備禮也六禮唯
 親迎為重迎尚身自親之餘禮行之可知故言備也
 文王雖人子時事在雅則天子法天子當親迎故異
 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娶皆當親迎左氏說王者尊

文

無體敵之義故不親迎鄭駁之云大姒之家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即天子親迎明矣天子雖至尊其於后猶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巳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巳重乎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為天地宗廟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意以此為天子之法故引之以明天子當親迎也○言受至光輝○正義曰昏禮人倫之本禮始於正夫婦然則周有天下王業之基皆始於迎大姒矣故云文王受命之宜及周家王業之基乃初始於是不可不敬重之故造舟也因解舟尊卑之制天子造舟至特舟皆釋水云李巡曰此其舟而渡曰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船曰方舟一舟曰特舟孫炎曰造舟比舟為梁也維舟連四舟也然則造舟者比船於水加板於上即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維舟以下則水上浮而行之但船有多少為等差耳禮天子乃得造舟

文王欲盛其昏事必極物盡禮用天子之制然後為榮故云造舟然後顯其光輝解本用造舟之意王肅云造舟為梁然後可以顯著其光輝明文王之聖德於是可以王也○迎太姒至等制○正義曰此美大其事而造舟若禮先有之不應特述明是文王所創制也云迎大姒更為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不明乎其禮之有光輝言其實明禮之有光輝反其言所以美之也以傳歷言舟之等級故申之云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知者若先有等制則下不僭上文王雖欲重昏禮豈得僭天子乎若僭天子為罪則大於時人主誰肯聽之以此知殷時未有等制文王敬重昏事始作而用之後世以文王所用故制為天子法耳故王基云自殷以前質略未有造維方特之差周公制禮因文王敬大姒重初昏行造舟遂即制之以為天子禮著尊卑之差記以為後世法是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

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子維行

續繼也莘大姒國

二詩疏

卷之九

及古

也長子長女也維行大任之德焉云天為將命文

王君天下於周京之地故亦為作合使繼大任之女

事於莘國莘國之長女大妣則配文王維德之行續

子管反莘所中反篤生武王保右命爾變伐大商傳

長張丈反注同篤厚右助燮和也云天降氣于大妣厚生聖子武

王安而助之又遂命之爾使協和伐殷之事協和伐

殷之事謂合位三五也右音祐字亦作祐注

至大商毛以為既言迎得大妣此又言其能與文

王行德生聖子以克殷也言敘命乃從天而來歸將

命此文王于彼周國于其京師也則為生善美之匹

使繼先始大任之女事維在於莘國是莘國處長之

戶頰 佑

女子則以配文王與之維德之行共行仁義於周京

以此夫妻聖賢共行德義之故為天降氣於大妣遂

亦安保而佑助又遂命汝武王使汝協和其代大商

之事當靖以待時天道協會而後伐之言其代又為

天助也鄭唯於彼周京之地為異餘同

至德焉正義曰續釋詁文此莘猶上摯也婦人

所繫國姓而已妣是其姓則莘是其國故云莘大妣

國也續女者言能繼行女事故知長子長女喪服注

云言子兼男女是也婦之所繼唯繼姑耳繼姑而言

維行故知能行大任之德也上章述大任之事云乃

及王季維德之行今大妣言大任之德則亦與文王

維行矣故箋申之云配文王維德之行是取上章為

說也天為至之行正義曰經言有命自天何

知不時已受命而言天為將命文王者以此申結上

章之事有命自天猶有命既集也續女維莘言在渭

本之維莘言在父母之國已能繼大任之德經之維
 莘為纘女所在而言與長子別句而理則下通故又
 言莘國之長女以明之○**傳**篤厚右助變和也○正
 義曰篤厚變和皆釋詁文釋詁又云左右助也介尚
 右也轉而相訓是右為助也○**經**天降至三五○正
 義曰厚生謂聖性感氣之厚故言天降氣於大妣也
 聖人雖則有父而聖性受之於天故言天降氣也保
 右命爾文承厚生之下則安助命之皆是天也故箋
 於天降氣之下即連言之安助助之者使之身體康
 疆國家無虞是安之也多生賢輔年壽九齡是助之
 也文王之受丹書已云降德滅殷發誅紂及渡盟津
 白魚入舟是又遂命之也變伐大商文在命爾之下
 則協和伐商之事天命使然故云使和伐殷之事言
 天所使也又解和伐殷之事正謂合位於三五是也
 言正合會天道於五位星日辰在北歲在南月在東居
 者各有位謂之五位星日辰在北歲在南月在東居
 三處故言三所此事在於外傳周語伶州鳩曰昔武
 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

自陵

柄星在天龜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顛頊之所建
 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日天龜及析木者有建星及
 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陞之後逢公之所憑
 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
 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
 所而用之韋昭云五位歲月日辰星也三所逢公所
 憑神也周分野所在也后稷所經緯也按其文云星
 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歲之所在月之所在言五位
 三所謂五物在三處當以此五在為三所不得以所
 字充之若必以所字充之則周之分野不言所也又
 正合五位則五物皆助若三所唯數逢公則日之與
 辰不助周矣韋昭之言非也周語唯有此言而古曆
 廢滅劉歆作三統曆以考之頗有其次故韋昭王肅
 等皆據而言焉漢書律曆志曰三統上元至伐紂之
 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張十三度故傳
 曰歲在鶉火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
 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為天
 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

毛詩疏 卷之三 泐古閣
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
星始見於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逮師戊午渡于盟津
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渡明
日巳未冬至辰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於婺
女天龜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龜是劉歆所考之事也
此天之五位所以得助周者以辰星在須女八度日
在箕七度日月合辰斗前一度謂在箕十度也此三
者皆在東北維此北水木交際又辰星所歷建星及
牽牛皆水宿顯項水德而王帝譽以才受之今周亦
木德當受殷水星與日辰在其位當如帝譽之代顯
項是一助也又天龜一名女榜齊之分野大姜之祖
有逢伯陵者殷之諸侯封之齊地逢公之死其神憑
焉我周出於姜姓為外祖所佑是二助也歲星在張
十三度鶉火之次周之分野歲星所在利以伐人是
三助也月在房五度房心為大辰大辰農正而農事
起謂之農祥后稷播殖百穀月在農祥之星則月亦
名周是四助也以於伐紂之時有此五物助周武王
能上應天意合而用之故謂協和也此五位所在星

補脫會古外牧野州牧之牧徐音
目在朝歌南七十里是周武王與紂戰
於牧野之地維予毛羊葷反鄭羊
呂反不為于偽反又如字陳於如字
又直刃反

宿度數自非用筭無以推之又鄭注尚書為文王受
命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曆劉向五紀論載殷曆之
法唯有氣朔而已其推
星在天龜則無術焉
野維予侯興旅衆也如林言衆而不為用也矢陳
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云殷盛合其兵衆陳于
商郊之牧野而天乃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為天子言
天去紂周師勝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言無敢懷
貳心也云臨視也女女武王也天護視女伐紂必
克無有疑心云殷商至爾心○毛以為上既言佑命
之事殷商之兵衆其會聚之時如林木之盛也此衆
雖盛列於牧地之野維欲叛殷而歸我維欲起我而
克無有疑心

毛詩疏 卷之三 泐古閣

滅殷言皆無為紂用盡望周勝也非直敵人之意嚮周如此又上天之帝既臨視汝矣其所將之眾皆無敢有懷貳心於汝之心言皆一心樂戰故周所以勝也○鄭唯下三句為異言殷眾盛天命有歸天乃維予其為諸侯而有德者當起為天子言天去紂而與周也天意既欲興周其從武王之人莫不勸樂戒武王言上天之帝護視於汝矣伐紂必克無有疑貳於汝伐紂之心當知其必克無貳心伐之是人又樂戰也伐殷者武王之所欲眾人所難之今眾人不以已勞唯恐武王不戰是勸樂之甚天乎人勸所以能克也○旅眾至望周○正義曰旅眾釋詁文木聚謂之林如林言其眾多而不為紂用武成曰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周本紀云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王武王使師尚父以大卒馳紂師紂師雖眾皆無戰之心欲武王之亟入紂師皆倒戈以戰以聞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是眾而不為用也矢陳釋詁文興起釋言文毛氏於詩予皆為我無作取予之義上篇侯皆為維言天下之望周解維予侯與之

詩

意王肅云其眾維叛殷我興起而滅殷傳意當然也○殷盛至師勝○正義曰牧誓云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書序注云牧野紂南郊地名禮記及詩作坻野古字耳今本又不同此陳師交戰予宜為授予之義武王於紂乃是諸侯有德者當起為天子明為王而行惡者當廢黜是言天意去紂而予周故師勝也土無二王對紂名武王為諸侯也史記伯夷叔齊諫武王曰以臣弑君可謂仁乎伯夷謂武王為臣詩人稱之為侯亦可矣○言無敢懷貳心○正義曰言無敢則是軍眾之人不敢也泰誓上曰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故傳以無貳爾心為眾人無敢懷貳心即左傳所謂同心同德是也○臨視至疑心○正義曰臨視釋詁文闕官云致天之屈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汝彼無貳之文在臨汝之上是戒武王使無貳心此文與彼大同明亦戒武王言伐紂必克無有疑心也伐紂之事本出武王之心詩人反言眾人之勸武王見其勸戰之甚太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牧於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是樂勸武王之事

時

父

手言

卷之三

漢書

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驪彭彭洋洋廣也煌煌明也

駟馬白腹曰駟言上周下殷也云言其戰地寬廣

明不用權詐也兵車鮮明馬又強則暇且整洋音

丹反煌音皇駟音原駟音留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

大師也尚父可尚可父鷹揚如鷹之飛揚也涼佐也

云尚父呂望也尊稱焉鷹鷲鳥也佐武王者為之

上將涼本亦作諒同力尚反韓詩作亮肆伐大商

會朝清明肆疾也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

云肆故今也會合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

尚

武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肆音四帥所類反亦作

妹牧野至清明毛以為上言將戰為天人所歸

然甚寬而廣大於此廣大之處陳檀木之兵車煌煌

然皆鮮明又駕駟驪之牡馬彭彭然皆強盛維有師

尚父者是維勇略如鷹之飛揚身為大將時佐彼武

王車馬鮮強將帥勇武以此而疾往伐彼大商會值

甲子之朝不終此一朝而伐殺虐紂天下乃大清明

無復濁亂之政鄭唯下二句為異言天期已至兵

甲之強將帥之武故今往伐此大商會合兵眾以朝

且昧爽清明之時伐之也洋洋至下殷正義

曰洋洋文連牧野述戰地之貌故宜為廣大煌煌言

車之鮮故為明也駟馬白腹曰駟釋畜文郭璞曰駟

赤色黑鬣也檀弓說三代乘馬各從正色而周不純

赤明其有義故知白腹為上周下殷戰為二代革易

毛詩疏

卷之三

及古

時

鈴佐

故見此義檀弓亦言戎事乘驟明非戎事不然因此
 武王所乘遂為一代常法夏殷不下其先代之色時
 王之意異○言其至且整○正義曰詩辭所發理
 不徒然言戰地寬廣必當有意故知明當知不用權
 詐也少儀曰軍旅思險隱精以虞是設權必依險阻
 故寬廣之地不用權詐車之鮮明馬之強盛車固馬
 肥不慮不克則心不怨遽閑暇於事且齊整也成十
 六年左傳樂鍼說晉國之勇云好以衆整又曰好以
 暇牧誓注云好整好暇用兵之術是兵法貴閑整也
 此說武王之師尚父為之則牧野之戰不用權詐矣
 而維師謀說大公受兵餘之法云踐爾兵革審權矩
 應詐縱謀出無孔注云踐行也矩法也當親行汝兵
 革審其權謀之法孔道也應敵之變詐縱已之謀所
 出無常道善太公知權變者兵法須知彼已當預為
 之備所以貴權謀故善太公能審之但武王之伐紂
 以至聖攻至惡敵無戰心不假權詐以不用權詐故
 為美耳若前人德與已同力又相敵當設權以取勝
 何則與其自敗寧我敗人故僖二十二年宋公及楚

云

人戰于泓左氏以為不用子魚之計至於軍敗身傷
 所以責襄公也而公羊善之云雖文王之戰亦不是
 過鄭箴膏肓云刺襄公不度德不量力引考異郵至
 襄公大辱師敗於泓徒信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
 鄰國定遠疆也此是譏師敗也公羊不譏違考異郵
 矣是德均力同當權以取勝也其在軍之士則聽將
 之命不得縱舍前敵曲為小仁宣二年宋鄭戰于大
 棘左傳曰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
 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
 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何休以為
 狂狡近於古道鄭箴膏肓云狂狡臨敵拘於小仁志
 在軍之禮譏之義合於讖是軍士當從上命也雖成
 湯伐桀尚書云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明軍士雖
 為至德之師不可違命縱敵也○師太師至涼佐
 ○正義曰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
 西伯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
 望載與俱歸立為太師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
 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號太誓注云師尚父文

毛詩疏

卷之十五

及古閣

王於磻谿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為太師號曰尚父尊之其言皆可與尚父義同尊之為此號故維師謀云號曰師尚父是也如世家之文則尚本是名號之曰望而維師謀云呂尚鈞厓注云尚名也又曰望公七年尚立變名注云變名為望蓋因所呼之號遂以為名以其道可尊尚又取本名為號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牙又是其名字也釋詁云亮介尚右也左右亮也轉以相訓是亮為佐也亮諒義同○佐武王為之上將○正義曰太誓司馬在前王肅曰司馬太公也司馬非上卿而云上將者周司馬主軍旅之戒命故上將為司馬也○肆疾至清明○正義曰釋言云寃肆也郭璞曰輕寃者好放肆左傳云輕者肆焉是肆為疾之義故以肆為疾言伐者見清明之速又解會朝清明為速疾之意言武王陳師會甲日之期不終一朝而為天下清明是其疾也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傳云會甲肅言甲子昧爽以述之則傳言會甲長續為義謂甲子日之朝非訓

會為甲孫毓云經傳詰訓未有以會為甲者失毛旨而妄難說耳定本云會甲兵則與會甲子義異○肆故至乃誓○正義曰肆故今也釋詁文天期已至即上變伐大商協和五位翦滅有期也兵甲之疆即上檀車四駟舉車馬則兵甲可知也師率之武即尚父鷹揚是也故今伐殷其合兵以朝且清明之時言於時殺紂也引牧誓證清明之時是昧爽之義牧誓注亦引此詩交相為證以明其事同也昧爽者爽明也言其昧之而初明晚則塵昏旦則清故謂朝旦為清明古詩曰清晨登隴首是清亦古今之通語也易傳曰以會者遇值之辭言會朝清明正是會清明之朝耳詩無甲子之文不當橫為會甲且清明與昧爽文協故易之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緜爛延反由一本無由字大王也序舊無注本或有

缺

手言正

卷之三

詩

注者 縣九章章六句至太王。正義曰：作縣詩者言文王之興本之於大王也。大王作王業之本，文王得因之以興，今見文王之興本其上世之事，所以美大王也。經九章上七章言大王得人心，生王業，乃避狄居岐，作寢廟門社，是本太王下二章乃言文王興之事，敘以詩為文王而作，故先言文王之興而又追而本之，各自為勢，故文倒也。

縣縣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傳興也縣縣不絕貌瓜

紹也瓞酌也民周民也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木也傳

云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酌故謂之瓞縣

縣然若將無長大時興者喻后稷乃帝嚳之胄封於

郃其後公劉失職遷于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綿綿

然至大王而德益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故本周之

興云于沮漆也傳瓜古華反瓞田節反韓詩瓞小瓜也沮七余反漆音七酌蒲剿反長張

丈反嚳苦毒反高辛氏帝也胄直又反傳古公亶父陶

郃他來反王于況反亦如字後王業同傳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

復陶穴未有家室傳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

或殷以名言質也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

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

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

聞之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

去之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

毛詩疏

卷之三十七

及古周

失也從之如歸市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室
 內曰家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
 本其祖也諸侯之臣稱君曰公復者復於土上鑿地
 曰穴皆如陶然本其在豳時也傳自古公處豳而下
 為二章發音福注同豳都但反父音甫本亦作甫陶音桃復
 以各言絕句翟音狄屬音燭岐其宜說文作覆或殷
 反壤而丈反鑿在洛反為二于偽反正義曰縣
 縣然不絕者是瓜紹之畎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歲
 乃帝嚳天子之胄封為諸侯後更遷於豳國世世漸
 微若將無復興與盛之時也至於大王其德漸盛得其
 民心而初始生此王業乃不復為微此事在何時乎
 乃用居於沮漆二水之傍已則然矣居沮漆者復是

何人乎乃是我文王之先祖久古之公號為豳父者
 於漆沮之傍其為宅舍纔作陶復陶穴而居之所以
 然者以其國土未大人眾不多未敢有其家室故且
 穴復而居之釋義曰縣縣微細
 之辭故云不絕貌也釋草云畎畎其紹畎舍人曰畎
 名畎小瓜也紹繼謂畎子漢中小瓜曰畎孫炎曰畎
 小瓜子如畎其本子小紹先歲之瓜曰畎然則畎之
 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畎此則其種別也
 而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瓜此以其小如畎
 故謂之畎畎是畎之別名故云畎畎也此時在豳言
 民周民者此民自豳居周復以周為代號此述周國
 之興故以周言之釋訓云由從自此由訓為用故自
 得為用也土地人之所居故云土居也言沮水漆水
 者以水非可居之處見居在沮漆之傍舉水以表土
 耳禹貢雍州云漆沮既從是漆沮俱為水也或言漆
 沮為二水名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有漆縣云漆水
 在其縣西則漆是一水名與沮別矣孔安國云漆沮
 一名洛水漆沮為一蓋沮一名沮水孔連言之正義曰

毛詩疏

卷之三十六

殷古閣

瓜之至沮漆。正義曰：瓜之本實謂瓜蔓，近本之實繼先歲之瓜，必小。其形狀似的，故謂之猷。其實瓜之與猷，猶種不同也。必言本實小者，以其言紹近本之實，繼先歲之瓜，猶長子之繼父，故言繼者。瓜實近本則小，今驗信然。近本小雖繼先歲之瓜，不能大如先歲之瓜，猶若后稷封為諸侯，雖繼帝嚳之後，不能如嚳為天子，瓜之相繼者，歲歲益小，若將無長大之時。猶后稷之後，世世益微，若將無興盛之時。瓜以年相承，猶人以世世相繼，故取喻焉。瓜實無長大之時，后稷之後，則至大王而盛，欲言大王之興，故言若將無長大之時，其實瓜唯益小，終亦不能長大也。后稷乃帝嚳之胄，是嚳為瓜，而稷為猷，自稷以下，祖緝以前，皆為猷。言緝不絕，則非徒一世，故箋歷陳之云。封卻迂，幽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緝縣然，是在卻在邠，皆緝縣故云。歷世也。箋言至大王而德益盛，舉大王以約之。明以前皆是也。鄭於生民之箋，以姜嫄為高辛氏之世妃，而生后稷。經云：「即有邠家室。」周本紀云：「舜封棄於郟，號曰后稷。」是稷為帝嚳之胄，封於邠也。

公劉云：篤公劉于幽斯館，是公劉失職，遷於幽也。失職者，謂失稷官之職，不復得在王官也。周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韋昭云：「不窋失官，去夏而遷於幽，幽西近戎，北近狄，則本紀亦云：不窋末年，夏氏政亂，棄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然則失職，遷幽自不窋始矣。言公劉遷幽者，按公劉之篇，說公劉避亂適幽，其言甚詳，不可得而改。而外傳史記，皆言不窋奔於戎狄，蓋不窋之時，已嘗失官，逃竄幽也。猶尚往來邠國，未即定居於幽。公劉者，不窋之孫，至公劉而盡以邠民，遂往居焉。故本紀又云：「公劉雖在戎狄間，復脩后稷之業，務耕種，相地宜，百姓從而歸，保焉。」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幽，是定國於幽，自公劉始也。幽有漆沮之水，故言居沮漆之地。公劉以下，常居沮漆，正斷以太王而德益盛者，以下言古公亶父，故知得民心，生王業，自太王為始。周之追王，上至太王而止，亦以初基王業故也。太王之基王業，在於岐周，始盛，故闕宮云：「居岐之陽，實

毛詩疏

卷之六

及古

始翦商但在岐始盛由未遷已得民心故云生王業也生者初始之辭故云本周之興自於沮漆也此沮漆謂在鹵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地故下傳曰周原正義曰以在鹵為公故曰鹵公謂之古公言其年世久古後世稱前世曰古公猶云先王先公也太王追號為王不稱王而稱公者此本其生時之事故言生存之稱也士冠禮為冠者制字云伯某甫賈亦稱甫故知字也以周制論之甫必是字但時當殷代質文不同故又為異說或殷以賈甫為名名終當諱而得言之者以其時質故也中候稷起注云賈甫以字為號則鄭意定以為字不從或說也自古公處鹵至如歸市皆孟子對滕文王之辭也唯彼云太王居鹵此因古公之下即云處鹵為異耳莊子與呂氏春秋皆云太王賈甫居鹵狄人攻之與之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求者土地也太王賈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請免吾乎為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也吾聞之不以所養害所養杖策

而去人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書傳略說云狄人將攻大王賈甫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賈甫曰與之每與狄人至不止太王賈甫屬耆老而問之曰狄人又何欲乎耆老對曰又欲土地大王賈甫曰與之耆老曰吾不為社稷乎太王賈甫曰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所為民也耆老對曰君縱不為社稷不為宗廟乎太王賈甫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唐人束脩奔而從之者二千乘一止而戍三千戶之邑與此大意皆同此言不得免焉略說云每與之不止呂氏春秋言不受異人別說故不同耳此言犬馬略說言菽粟明國之所存莫不與之故鄭於稷起及易注皆云事之以牛羊明當時亦與之韓奕箋云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鄭於書傳注云岐山在梁山西南然則梁山橫長其東當夏陽縣西北其西當岐山東北自鹵適周當踰之也曲禮下曰國君死社稷公羊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則諸侯為人侵伐當以死守之而公劉太王皆避難遷

詩統

卷之三

及古

徙者禮之所言謂國正法公劉太王則權時之宜論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反經合義權者稱也稱其輕重度其利害而為之公劉遭夏人之亂而被迫逐若顧總疆宇或至滅亡所以避諸夏而入戎狄也太王為狄人所攻必求土地不得其地攻將不止戰以求勝則人多殺傷故又棄戎狄而適岐陽所以成三分之業建七百之基雖於禮為非而其義則是此乃賢者達節不可以常禮格之王制稱古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故曰無曠土無遊民而公劉太王得擇地而遷又無天子之命諸侯得舉國檀徙者王制所云平世大法法不恆定世有盛衰王政既亂威不肅下迫逐良善無所控告戎狄內侵莫不抗禦故不待天子之命可以權宜避之以其政亂故有空土公劉太王得擇地而遷焉且古者有附庸閑田或可先是閑處也既往遷之人居成國後有明王因而聽之也冬官考工記曰有虞氏也陶說文曰陶瓦器竈也蓋以陶去其土而為之故謂之陶也說文曰穴土屋也覆地也則

覆之與穴俱土室耳故箋辨之云覆者於地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大司徒注云壤亦土也變言耳以萬物自生然則言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種藝則言壤壤和緩之貌然則土與壤其體雖同壤言和緩則土堅而壤濡九章筭術云穿地四為壤五為堅土壤是息土之名覆者地上為之取土於地復築而堅之故以土言之穴者鑿地為之土無所用直去其息土而已故以壤言之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其內謂之家李巡曰謂門以內也郭璞曰今人稱家義出於此是室內曰家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古公在幽之時迫於戎狄國小民少未有寢廟故未敢有宮室以是故覆穴而居也公劉始遷於豳北至古公將立十世公劉云於豳斯館則豳有宮館也略說稱耆老謂大王曰不為宗廟乎是豳地有寢廟也而此言未有寢廟室家者此以文王在岐而興上本大王初來之事歎美在岐新立故言在豳未有下云作廟翼翼故此言未有寢廟下云俾立室家故此言未有室家以為立文之勢耳其實在豳之時亦有宮室○

毛詩疏

卷之三

豳風

幽
復
下同

七月云入此室處即幽事也。不然豈十世之內常穴居乎。但或近西戎處在山谷其俗多穴居。故詩人舉而言耳。○復者至章發。○正義曰以此穴別文大車云死則同穴。穴在地下則知復在地上。俱稱為陶。故知皆如陶然。下乃言至於岐下。故知此本其在幽時也。本其在幽則是未遷。傳自古公處幽而下說大王遷岐之事者。為下第二章發此傳也。然則傳不待二章而豫發之者。以此言在幽未有室家。為下居岐作室以開原也。大王所以走馬至岐。乃為狄人所逐。故逆為之傳。以通暢作者之意焉。**古公**
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泚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率循也。泚水厓也。姜女大姜也。胥相宇居也。云來朝走馬言其辟惡早且疾也。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爰於及與聿自也。於是與其妃大姜自來相

輒

可居者著大姜之賢知也。○朝直遙反。許呼五反。辟亮反。知音智。○古公至胥宇。○正義曰文王之先。久古之疾走其馬。循西方水厓。漆沮之側。東行而至於岐山下。於是與其妃大姜。姓之女曰大姜者。自來相土地之可居者。言大王既得民心。避惡早而且疾。又有賢妃之助。故能克成王業。○率循至宇居。○正義曰率循胥相。皆釋詁文。泚水厓。釋水文。此說古公而及姜女。則姜女大姜之妃。周本紀云大姜生季歷。故知姜女是大姜也。宇者屋宇。所以居人。故為居也。○來朝至賢知。○正義曰大王與眾避狄。不應早而疾驅。假使清朝走馬。未是善事。詩人言之。必有其意。故知美其避惡早且疾也。上言漆沮。此言循泚。明是循此漆沮之側也。爰於及與聿自。皆釋詁文。遷都自是人君之事。鄭言爰及姜女。明其著大姜之賢知也。
周原膺膺童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周原沮

毛詩統
卷之六
二十二
及古閣

漆之間也。廬廬美也。董菜也。茶苦菜也。契開也。云

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廬廬然肥美。其所

生菜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此地將可居。故於是始

與幽人之從已者謀。謀從。又於是契灼其龜而卜之。

卜之則又從矣。廬音武。韓詩同。董音謹。按廣雅云。

反茶音徒。飴音移。契苦計反。本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又作挈音苦。結反。灼之略反。云時是茲。此也。卜從則曰可止居於是。可作室家

於此。定民心也。周原至于茲。正義曰。上言來相

可居。又述所相之處。言岐山之南

周之原地。廬廬然其土地皆肥美也。其地所生董茶

之菜雖性本苦。今盡甘如飴味然。大王見其如此。知

其可居於是。始欲居之。於是與幽人從已者謀之人

謀既從。於是契灼我龜而卜之。龜卜又吉。大王乃告

從已者曰。可止居於是。可築室於此。告之。此言所以

定民之心。令止而不復去也。周原至契開。正

義曰。周原在漆沮之間。以時驗而知之。述地之良而

云。廬廬故為美也。茶苦菜。釋草文。樊光曰。苦菜可食

也。內則曰。董萱粉榆。則董是美菜。非苦茶之類。釋草

又云。茺葍草。郭璞曰。即烏頭也。江東人呼為董。晉語

麗姬將讚申生。寘鴆於酒。寘董於肉。賈逵曰。董烏頭

也。然則董者其烏頭乎。箋云。性苦者皆甘如飴。若是

董葍之董。雖非周原亦自甘矣。明董是烏頭也。契開

者言契龜而開出其兆。非訓契為開也。春官董氏掌

共燠契以待卜事。注云。士喪禮曰。楚燠置于燠。在龜

東。楚燠即契所燠也。燠謂炬。其存火也。士喪禮

注云。楚荆也。然則卜用龜也。楚燠之木燒之於燠。炬

之火。既執之。以灼龜。故箋云。契灼其龜而卜之。既

契乃開出其兆。故春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注云。開

謂出其占書也。是既契乃開之。但傳文質略。直言契

開耳○廣平至從矣○正義曰廣平曰原釋地文
闕宮云居岐之陽山南曰陽故知周之原地在岐山
之南也上言胥宇是相地之辭今言地之美貌故曰
大王以此可居於是始與幽人從已者謀也經云爰
始爰謀當有二於如箋之言則始下一爰無所用矣
王肅云於是始居之於是先盡人事謀之於眾然則
箋云始與幽人從已者謀亦謂於是始欲居於是與
之謀但箋文少略耳人謀既從大王於是契其龜而
卜又得吉則是人神皆從矣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
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
筮從卿士從庶人從是之謂大同檢此上下大王自
相之知此地將可居是謀及乃心也與從已者謀是
謀及卿士庶人也契龜而卜是謀及卜也唯無筮事
耳禮將卜先筮之言卜則筮可知故云皆從也○可止居於是如箋之言則上曰為辭下曰為於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

穩

能一作得

補說迺宣如字鄭云時耕曰宣王云備也

周爰執事

傳慰安爰於也

傳

云時耕曰宣徂往也民

心定乃安隱其居乃左右而處之乃疆理其經界乃
時耕其田畝於是從西方而往東之人皆於周執事
競出力也幽與周原不能為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言

也○疆本亦作疆同居傳迺慰至執事○正義曰上
良反注及後放此傳告民令止民心既定乃安
隱其居乃止定其處乃處之於左乃處之於右言或
左或右開地置邑以居民也乃為之疆場乃分其地
理乃教之時耕乃治其田畝從西方往東之人皆在
周原於是執事而競出力言築室耕田無不勸樂也
○傳時耕至滸言○正義曰以宣在疆理之下乃畝
之上疆理既定乃宣於田畝時耕曰宣宣訓為徧也
發也天時已至令民徧發土地故謂之宣慰止左右
文在築室之下明其皆是作邑之事乃左右而處之

毛詩疏

卷之六

二十四

駁古

置

據公宮在中民居左右故王肅云乃左右開地致邑以居其民與鄭同也。理是一宣畝亦同但作者以乃問之而足句耳故箋通解之云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也。民性安土重遷離居或有所悔言從西方往東之人皆於周執事競出力明其勸樂於是皆無悔心也。幽在周原西北而經言自西便是從其正西而來故辨之云。幽與周原不能為東西據至周之時從水滸而言也。鄭志張逸問。幽與周原不能為東西何謂答曰。幽地今為柁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行正東乃得周故言東西云。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幽又有岐山西北四百里如志此言發幽西南而行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以適周也。時耕曰宣無他文。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云。俾使也。司空司徒卿官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處昌慮反其繩

云恐衍傳破恐破傳

以 位

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傳言不失繩直也。乘謂之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傳云。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既正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廟成則嚴顯翼翼然。乘聲之誤。當為繩也。傳如字。本或作乘。按經作繩。傳作乘。箋云。音救。廣光浪。傳乃召至翼翼。正義曰。民既得安止。反索桑洛反。傳乃立國家宮室。於是乃召司空之卿。令之營度廣輪。乃召司徒之卿。令之與聚徒役使之立公卿之室家之位處也。營度位處。立繩正之。其繩則方正而直矣。依此繩直之處起而築之。以繩縮束其板。板滿築訖。則升下於上。以相承載。作此宗廟翼翼然。而嚴正。言能依就準繩。牆屋方正也。傳司空至之處。正義曰。司空之屬有匠人。其職有營國廣

三詩流

卷之三 二十五

校古閣

本下洞之節
恒友主志節

此節由我選錄... 恒友主志節

謂正門為朝門，內為寢門，一曰路門。以朝儀在寢門之內，路門之內，故正門而
 名之。治庚三朝，皇門之內，自有朝議，大疑詢眾，無乃往，不當在焉。故不得朝名。
 其君日出所視，與群臣決事之朝，在路門之內，故以路門為朝門。

正門
 寢門
 路門
 朝門

縮也

毛言疏 卷之三 漢古 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是司空掌營國邑也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其職云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是司徒掌徒役之事也以此二卿各有所掌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也位處者即匠人所謂左祖右社而朝後市之類是也后稷封郤為上公孟子稱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大王之時以殷之大國當立三卿其一蓋司馬乎時不召者司馬於營國之事無所掌故也○傳言不至為後○正義曰傳以繩無不直而云其繩則直者言大王所作宮室不失繩之直也釋器云繩謂之縮孫炎曰繩束築板謂之縮郭璞曰縮者縛束之也然則縮者束物之名用繩束板故謂之縮爾雅復言縮之明縮用繩束之也君子將營宮室以下下曲禮文也引之者證先言作廟之意○繩考至為繩○正義曰傳言不失繩直故言用繩之意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言營制之時當用繩者上下相承而起解載義言其相載傳言繩謂之繩出於釋器釋器作繩而傳作乘故為聲之誤毛公後人寫之誤耳

抹之喫喫度之薨薨築之

桴下同

登登削屨馮馮 抹藁也喫喫衆也度居也言百姓之勸勉也登登用力也削牆鍛屨之聲馮馮然云抹桴也度猶投也築牆者桴聚壤土盛之以藁而投諸版中○抹音俱呂沈同徐又音鳩喫耳升反又如韓詩云填也薨呼弘反沈呼萌反爾雅云衆也王云亟疾也屨力注反又力朱反注同馮扶水反注同藁力追反沈力戈反字或作桴或作藁音同劉熙云盛土籠也鍛丁亂反桴薄侯反爾雅云聚也說文云引取土盛音成 百堵皆興馨鼓弗勝 皆俱也馨大鼓也長一丈二尺或馨或鼓言勸事樂功也云五版為堵興起也百堵同時起馨鼓不能止之使休息也凡大

鼓之側有小鼓謂之應鼙朔鼙周禮曰以鼙鼓鼓役

事○堵丁古反鼙音羔勝音升謂之應應對之應小鼓也鼙薄也反○毛以為掘

土實之於鼙謂之抹者衆多陜陜然既取得土送至

牆上牆上之人受取而居於板中居之亟疾其聲鼙

蕩然築之者用力登登然牆成削之以牆堅緻土從

上下打鍛削之人屢其聲馮馮然其作此牆之時百

堵皆同時而起其間欲令之食息擊鼙擊鼓不能勝

而止之民皆勸事樂功競欲出力言大王之得人心

也○鄭唯以度為投語異意同○傳抹藁至馮馮然

○正義曰說文云抹盛土於器也抹字從手謂以手

取土藁者盛土之器言抹藁者謂抹土於藁也取土

必多故陜陜為衆王者度地以居民故度為居也陜

陜藁皆是多衆多之義舉其衆多言百姓相勸勉者

築者用力為多故云用力登登然上言削下言屢馮

馮是聲故知削牆下土打鍛是屢之聲馮馮然也禮

謂脯為銀脩亦言其推打之○傳抹槲至板中○正

義曰以傳文略故足成之說文云桴引取也故以抹

為桴言桴取壤土盛之以藁仍存藁字與傳不異也

藁藁是投土之聲者若以為居於藁義不強故云度

猶投也○傳鼙大至樂功○正義曰冬官鞀人為臯

鼓長尋有四尺八尺曰尋是一丈二尺以其長大故

云大鼓也鼓是總名鼙是鼓之別名今鼙鼓並言則

非一物故云或鼙或鼓又解不勝之義言其勸其事

樂其功民欲疾作鼓欲令止二者交競鼓不能勝止

人使休是其勸樂之甚也○傳五板至役事○正義

曰五板為堵定十二年公羊傳文鼙鼓不能止之使

休息申說不勝之義傳以鼙鼓為二鼓解有二鼓之

意凡大鼓之側有小鼓謂之應鼙朔鼙此經鼙是大

鼓也鼓謂鼙也禮法當有二鼓故鼙鼓並言之此言

鼓正謂壹鼓耳大射云一建鼓在阼階西應鼙在其
東一建鼓在西階之西朔鼙在其北是大鼓之傍有
小鼓也箋謂鼙為小鼓明其不異於傳引周禮者地
官鼓人文彼云鼓役事此或云止役事以上有止之

曰等出大衆將動所告而行也是並說傳動
大衆之子欲疏无動子之意

毛詩而因設耳定 本云鼓役事 將將 王之王之郭門曰臯門 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 應門焉 云諸侯之宮外門曰臯門 朝門曰應門內 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 貌將七羊反注同 朝直遙反下同 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醜衆也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 而後出謂之宜美大王之社遂為大社也 者出大衆將所告而行也春秋傳曰蜃宜社之肉

補脫天社音泰下大社同蜃市軫反 器名 動

文而因設耳定 本云鼓役事 將將 王之王之郭門曰臯門 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 應門焉 云諸侯之宮外門曰臯門 朝門曰應門內 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 貌將七羊反注同 朝直遙反下同 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醜衆也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 而後出謂之宜美大王之社遂為大社也 者出大衆將所告而行也春秋傳曰蜃宜社之肉

迺立至攸行○毛以為大王於是之時乃立其宮之 郭門後遂為天子之臯門此臯門有伉然而高大也 然而嚴正也乃立其國諸侯之社後遂為王之社 立此社者為動大衆所以告之而行也大王遷得人 心制度之美及文王興用之為天子之法也鄭唯以 臯門應門大社自是諸侯正法為異其文義則同○ 傳王之至應門○正義曰下傳云冢土大社美大王 之社遂為大社則毛意以大社者天子社名諸侯不 得稱大社也冢土非諸侯之社則臯應非諸侯之門 故云王之郭門曰臯門王之正門曰應門是諸侯之 郭門不得名臯門諸侯之正門不得名應門也大王 實非天子而以臯應言之者美大王作郭門以致臯 門作正門以致應門言大王本作郭門正門耳在後 文王之興以為臯門應門雖遷都於豐用岐周舊制 故云致得為之也此言以致臯門下云遂為大社致 者自小至大之辭遂者從本嚮末之稱皆言大王所 作遂為文王之法也此時大王實為諸侯其作門社

寺流 卷之六十三 二十八 及古圖

固為諸侯之制諸侯之法異於天子文王為天子之法不得同於大王而云致門遂社者大王門社必不得同於天子但以殷代尚質未必曲有等級文王因其制度增而長之以為天子之制故云致耳毛所以為此說者蓋以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臯應故以臯應為王門之名也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以應門不言宮明與郭門皆為宮門也正門謂之應門釋宮文孫炎曰謂朝門也毛以諸侯之門不名臯應與鄭別耳而郭門為宮之外門正門謂朝門亦與鄭不異也仇者極之義故為高貌將將敞顯而嚴正亦互明之皆高而嚴正耳○諸侯至庫雉○正義曰鄭以檀弓云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春秋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是魯有庫門雉門也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是則名之曰庫雉制之如臯應魯以周公之故成王特褒之使之制二兼四則其餘諸侯不然矣襄十七年傳宋人稱臯門之誓諸侯有臯門也諸侯法有臯應大王自為諸侯之制非作

天子之門矣故云諸侯之宮外曰臯門朝門曰應門又王世子云至於寢門是內有寢門也明堂位云天子臯門天子應門顧命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是天子亦有臯應故為天子之宮加之以庫雉也家語云衛莊公易朝市孔子曰繹之於庫門之內失之矣則衛有庫門魯以周公立庫而衛亦有庫門者家語言多不經未可據信或以康叔賢亦蒙褒賞故也謂應門為朝門內為寢門一曰路門以朝位在應門之內路寢在路門之內故繫而名之諸侯三朝臯門之內雖有外朝議大疑詢眾庶乃往不常在焉故不得朝名其君日出所視與羣臣決事之朝亦應門之內故以應門為朝門也○家大至大社○正義曰家大戎大醜眾皆釋詁文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禮運云命降於社之謂殺地是社為土之神也家既為大土為社王故知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眾至謂之宜皆釋天文爾雅先引此詩二句然後為此辭以釋之故傳依用焉孫炎曰大事兵也有事祭也宜求見使俗也此文本解戎醜攸行之意言國家起發

謂

社

三

軍旅之大事以興動其大眾必先有祭事於此社而後出行其祭之名謂之為宜以行必須宜祭以告社故言戎醜攸行也成十三年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兵為大事也春秋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雜記云有事於上帝皆是祭事故謂祭為有事以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其福宜故為之宜王制云天子將出宜乎社是也傳以大社者天子社名大王時實諸侯而云乃立冢土以天子之名言之者美此大王之社而遂為大社言大王立此社文王後取其制以為天子之社故以冢土言之毛所以為此說者蓋以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郊特牲云天子大射必受霜露風雨之氣也以為大社之名唯施於天子其諸侯不得名大社故也○大社至之肉○正義曰鄭以冢土者訓為大社之義未即名為大社諸侯雖不可名大社可以言冢土矣以為乃立冢土正是諸侯之法大社者出大眾將所告而行以出大眾而告之故謂之大社所告而後行故言攸行也春秋傳曰蜃宜社之肉言此者證宜為祭社之名左傳

今

皆無此文而言傳曰衍字也閏二年左傳曰師帥有受命于廟受蜃於社成十三年左傳曰成子受蜃於社不敬按地官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注云蜃大蛤也飾祭器之屬鄭司農云蜃可以白器令色白然則器以蜃飾之故謂之蜃言受蜃於社非受空器而已明器內有肉是以祭社之肉盛之蜃器而賜之故說者皆以蜃為宜祭於社之肉箋但取其意肆不殄厥言左傳所云蜃者是宜社之肉無曰字也

愠亦不隕厥問柞械拔矣行道兌矣
肆故今也愠

也文王見太王立冢土有用大眾之義故不絕去其恚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今以柞械生柯葉之時使大夫將師旅出聘問其行道士眾兌

然不有征伐之意。○矜田典反。愠紆問反。隕韻謹反。柞子洛反。後同。械音域。後同。王蒼云。械卽柞也。字林于目反。拔蒲異反。又蒲蓋反。下同。兌吐外反。又徒外反。恚一遂反。墜直類反。蹊音兮。櫟音歷。按如誰反。後同。去羌呂反。惡惡上。烏路反。下如字。脫通外反。本亦作兌。**混夷駢矣。**維其喙矣。**傳**駢突喙困也。云混夷夷狄國也。見文王之使者將士衆過巴國。則惶怖驚走。奔突入此柞械之中而逃。甚困劇也。是之謂一年伐混夷。大王辟狄。文王伐混夷。成道興國。其志一也。○混音昆。駢徒對反。喙許穢反。徐又以音尺。銳反。使所吏反。惶怖上音皇。下音故反。**傳**肆不至喙矣。○正義曰。以今文王不絕其怨。恚惡人之心。欲征伐無道也。亦不墜其聘問之禮。欲親人善鄰也。言其威德兼行。不忝

前業不廢其聘問之使。於柞械之木。拔然生柯葉矣。以此之時。將其師旅。行於道路。兌然矣。言無征伐之心也。但所聘之國。路近混夷。混夷謂將伐已。乃驚走而奔突矣。混夷逃怖如是。維其困劇矣。大王則遷居避狄。文王則威懼混夷。其迹雖殊。而與國則一。故連而美之也。○肆故至成蹊。○正義曰。肆故今隕墜。皆釋詁文。說文云。愠怨也。恚怒也。有怨者必怒之。故以愠爲恚。說文云。蹊徑也。宣十一年左傳曰。牽牛以蹊人之田。則蹊者先無行道。初爲徑路之名。兌是成蹊之貌。然文王大夫將師旅而出。師行當依大道。且其衆旣多。非徒成蹊而已。傳言成蹊者。以混夷之地。野曠人稀。雖有舊道。常有荒穢。故因士衆之過。得成蹊徑。以無征伐之事。故行得相隨。成徑與鄭同也。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丙子。混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脩德。而不與戰。王肅同其說。以申毛義。以爲柞械生柯葉。拔然時。混夷伐周。然則周之正月。柞械未生。以爲毛說。恐非其旨。驗毛傳上下與鄭不殊。○小聘至之意。○正義曰。小聘曰

毛詩疏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問聘禮文也王制注云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彼對
 文耳散則聘問通此說文王之美其聘將師而行明
 據大聘言之當是卿非大夫也釋木云櫟其實抹不
 言櫟是柞陸璣疏云周秦人謂柞為櫟蓋據時人所
 名而言之械白椴釋木文郭璞曰椴小木也叢生有
 刺實如耳璫紫赤可食陸璣疏云王蒼說械即柞也
 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為白椴直理易破可為犢車
 又可為矛戟矜今人謂之白抹或曰白栢此二說不
 同未知孰是釋詁云肆故令也故者因上之辭是以
 知接上冢土為義大王立冢土有用眾之義用眾欲
 以伐人故文王不絕去惡惡惡人之心言將伐之也
 既有所惡當有所好故亦不廢聘問之禮是言叛者
 伐之服者柔之定四年左傳云嘉好之事君行師從
 卿行旅從則臣之出聘上應將旅而已而云師者以
 其下說混夷畏之則非徒一旅之眾混夷是周之敵
 讐文王使臣過其傍而聘問遠國明其不敢輕行故
 師旅並言之○**駢突**喙困○正義曰說文云駢馬
 疾行貌引詩云混夷駢突然則馬之疾行即有奔突

之義故云突也喙之為困則未詳○**混夷**至志一
 ○正義曰采薇云西有混夷之患故知混夷夷狄之
 國上文行道兌矣是聘者士眾行於道今言混夷奔
 突故知見文王之使者將士眾過已國則惶怖驚走
 而奔突也奔突有所歸入之辭上言柞械之中而逃
 亡國甚困劇也文王之聘當與鄰國往來而得使混
 夷怖懼者殷之末世戎狄內侵所聘之道近於混夷
 夷狄部落散居素不屯集忽見兵眾謂其伐已故奔
 入柞械以逃避之士眾主為聘行實無征伐之意但
 大眾聚行亦有武備故曰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咎得
 有威武故混夷見之而驚也是之謂一年伐混夷者
 謂書傳之文書傳之注亦引此云混夷駢突交相引
 證明其同也書傳云四年伐犬夷此云一年者書傳
 說文王受命七年之內其一年伐犬夷非謂受命元
 年也按采薇出車說文王之伐西戎出則命將遣役
 歸則執訊獲醜非為一聘問之使懼之而已而得以
 此為伐混夷者混夷與周相近數來犯周文王不絕
 患惡惡人之心有征伐之志混夷見聘而怖終不臣

伏故至受命四年而伐之此因混夷之驚遂言其伐
 之事不謂此即伐也此文在虞芮質成之上或在受
 命之前非彼四年之事此詩二章說大王避狄難此
 章言文王伐混夷故箋申其意云成道與國其志一
 也大王以國小狄疆戰則民死為害其民寧棄其地
 故遷而避之文王所服已廣民衆兵彊足得平彼混
 夷過其寇亂故伐而定之皆量時制宜其跡雖異至
 成周道與邦定國是其志一也故作者伐避俱美此
 章言混夷畏文王而已未是伐事而言文
 王伐者以因此而在後伐之故言伐耳

成文王蹶厥生

傳

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虞芮之君

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
 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
 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

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
 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間田而退天下聞
 之而歸者四十餘國

傳

云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

絲縣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

傳 芮如銳反 蹶俱衛反盍

胡臘反竟音景挈苦結反間音閑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

奔奏予曰有禦侮

傳 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

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

傳 云予我

也詩人自我也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我念之曰此
 亦由有疏附先後奏奔禦侮之臣力也疏附使疏者

親也奔奏使人歸趨之

○先蘇薦反注同後胡豆反注先後同本音奔本亦作奔

注同奏如字本亦作走音同注同御魚呂反本又作

禦音同侮凶甫反相息亮反道音導本亦作導折之

設反衝虞芮至禦侮○正義曰言文王遵太王之

昌容反道行善消惡之故而虞芮二國之君有爭

訟事來詣文王而得成其和平也虞芮既平歸周益

衆文王於是動其太王初生之道言太王始生王業

至如此者詩人云我思念之曰亦由有疏附之臣我

念之曰亦由有先後之臣我念之曰亦由有奔走之

臣我念之曰亦由有禦侮之臣也言上承太王之基

下得賢臣之助故能克成王業卒有天下○質成

至餘國○正義曰釋詁云質平成也則三字義同故

以質為成以成為平言由詣文王而得成其和平也

蹶動釋詁文自虞芮之君以下當有成文不知出何

書也蓋往歸焉家語作蓋蓋訓何不也此相勸之辭

宜為蓋也入其邑謂入城中也男女異路謂如王制

云

謂

王

文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注云以為地道尊右故

也斑白謂年老其髮白黑雜也以其年老不自提舉

其挈有少者代之也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為選

大夫為卿則各以尊爵相讓也家語書傳並有其事

與毛傳小異大同由異人別說故也○虞芮至業

大○正義曰此文王本太王之詩故首尾相屬首章

言太王於縣縣之後始得人心而初生王業今言文

王動其生故知動被初生之道令之使大故云廣其

德而生業日益大謂大於太王之時也此直增動太

王民之初生耳而連言縣縣者明大王於縣縣之中

而初生王業今言文王又動之見文王所動大於縣縣

後之初生故連言之○率下至禦侮○正義曰此

以臣有四行故解其名之義疏附者此能率其臣下

先與君疏者令之親於君上能使親附故曰疏附也

先後者此臣能相導禮儀使依典法在君前後故曰

代

弟

能扞禦侵侮故曰禦侮也以此四行徧該羣臣雖有賢聖不過此矣直總言臣有四行而已不指其臣云某為疏附某為禦侮故君爽云惟文王尚克修和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注云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引此四行以證五臣明非一臣有一行也彼注云不及呂望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謙不以自比焉周公謙不自比詩人不當伐謙明周召之輩亦在其中所言四行無定人矣書傳說宜生南宮括闕天三子學頌於太公遂與三子見文王於美里獻寶以免文王乃云孔子曰文王得四臣吾亦得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疏附與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與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與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與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丘亦有四友以禦侮如此言則四人人有一行與前說乖者書傳因有四人為之說耳孔子以已弟子四人擬彼四行其於文王之臣亦不言人為一行縱彼

四人各為一行此詩所言不獨指彼四人也○予我至趨之○正義曰予我釋詁文箋於此獨言詩人自我者此美文王之德而云我所我之事不明故辯之言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是我所以得使虞芮感化至於我是者我念之由有此四臣之力故也疏附奔走傳甚未明故特申說之

緜九章章六句

